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至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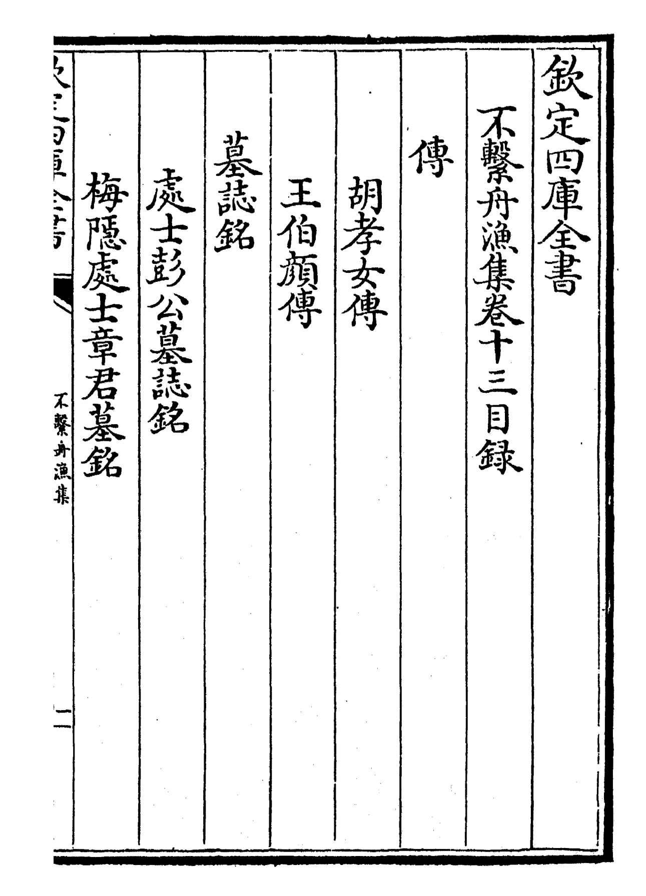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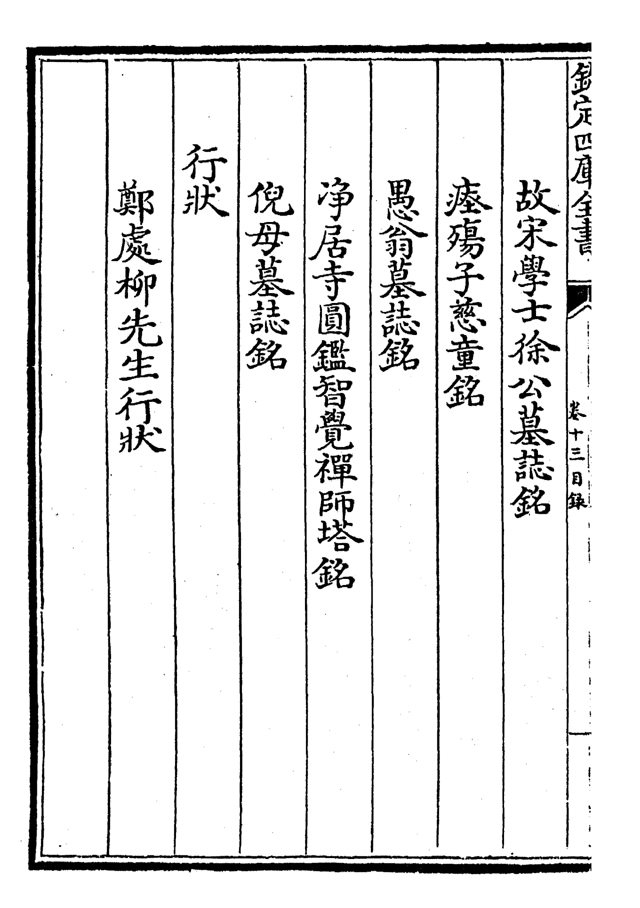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李標



欽定四庫全書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目録



行狀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元 陳高 撰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泰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頗厭倦泰尚幼乃戚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為之

溲矢起卧必親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膳皆其所供具凡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輒楚痛增劇則終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為者終未嘗見厭怠色或勞苦之則曰親吾天也不幸至是吾為子義當供養何勞之有兄後娶嫂嫂難於事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其婿留母家以養母焉至順間歲薦饑泰夜作傭織紝給食至剪髮鬻之以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刲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刃胸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

即引刀刃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瘉沈氏今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父以里人宋氏子養為贅子壻已而羸病或謂泰曰宋氏子疾弗良弗可托終身宜未及婿別圖配無貽後悔泰曰吾父母為吾擇偶志在宋氏久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父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眂外姑如母論曰竭力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於行有能孝於其親則以

為奇特異常而共稱述之然所聞於今世者又絶少何也哉若胡氏之三十年艱難奉母士大夫由學問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而一庸女子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為是哉然世之烈女子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勉强感奮於一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大可為予言其事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録之為世勸焉

王巴延傳

王巴延字伯敬濵州霑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冠入京師駙馬荆王一見竒之與議疑事剖决無凝滞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為知印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信州推官平反寃獄民為立生祠至正九年朝廷選守令用上官薦為福寧州尹政教大行民愛而敬之十二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副使將行會鄰境賊起勢𧏮頗張州民羣擁馬拜且曰公吾之父母豈容舍吾去哉方今盜賊蠭起公去吾民將誰賴乎

父老百餘人詣太府乞留巴延巴延復留其年秋賊自邵武間道廹福寧巴延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爲守備又遣吏諭鄉民各自爲守十一月庚辰賊至青皎屯楊梅嶺巴延與中子相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益衆復進民兵僅千餘人巴延乃還守州治壬午賊衆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巴延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墜地爲賊所執賊首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相屈遂尹此州巴延厲聲叱曰我朝廷守臣

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其跪巴延曰此膝豈跪賊耶賊愈益怒令左右毆之巴延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噴賊面罵曰反賊殺即殺毆我何也會賊執達嚕噶齊額森都哷至語之曰汝何敢起兵拒我額森都哷恐懼不能對巴延曰我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年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穉皆慟哭賊亦

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之相曰汝國之逆賊又殺吾父義不戴天我忠臣子詎能從賊耶又殺之相妻潘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賊酋潘慟哭曰吾旣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賛曰羣盜之起首釁河南延蔓於淮江閩浙將帥守臣敗死降死逋竄者不可勝數而死節之士葢少見焉若御史張栢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已延之死其節亦偉傳所稱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耶至其子為父死婦為

夫死忠孝貞烈萃於一門尤足尚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乙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人何君岳過處士彭公所公時年七十六矣筋力堅强衣巾楚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孫行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款接殷勤甚予出謂何君曰耇長者耋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見公平日爲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歿予聞大戚曰鄉之

老成人復不可見矣又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為請嗚呼其尚得而辭哉公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為季聰敏通豁遇事勇重然諾負幹濟才不出求用於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孩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子均養齊愛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

子一人公析貲産爲五畧無纎毫偏私厚薄人以爲難鄉黨宗婣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訓長穉敦睦毋敢有間言嘗遇歲饑設粥食餓者鄰里之不能自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路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大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次文崇卜以二十二

年二月壬辰葬於其鄉梅奥之原予聞天之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實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光友於其兄以及孤幼化行於家睦焉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贏之於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殁臧其宅梅山之原幽幽松栢松栢幽幽淑氣萃焉式祐爾後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於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於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乙巳其孤德來請銘於賜同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録事陳髙謹為之銘君諱成字叔實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溢大父 如博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析以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系曰

章之裔緜浦城練氏功活戎氓施奕葉彌昌榮郇國奮業以弘逮伯歸仕永寧居白沙後以興世傳十處士生

性克敏識斯明抱才罷嗜史經孝於親友弟兄齒方壯
慕蓍纓遠周覽北如京浩然歸爵奚榮篤為義聞斯行
奉惟約家則羸周人急衆所稱歲壬辰盜以獰氣日張
誅勿勝君感憤疾乃嬰壽七衺踰三齡天不慭遺以傾
維處士載德聲負耿介韜光英志則鬱善可程身弗享
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葬將嶺祔先塋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詵行十四公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人始祖諱賛

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温之平陽坊郭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其曽孫德一一日請於予曰吾曽祖學士公既葵雖久而乏所誌葢以吾祖與父皆歴薄宦適丁世變而不暇及今幸叨遇隆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誌之公祖諱昊高州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天資聰敏度量弘達儒言經吉夙有聞知既而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失矩度上甚禮遇焉而

公未嘗少有懈志嘗謂人曰士君子讀書務在明體達用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方寸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皆以古君子亦不是過也兹因德一之請而暴白之庶幾前人之德無所遺矣吁讀書而明聖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鑾坡張皇國命一出於上之實意而不媚浮辭其何負於平昔之學者歟公生於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

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薛家堂之原夫人朱氏子男四長公瓘四川帥幹次公璣泉州稅務大使四公球醫學提管孫男十曰叅翁衢州稅務大使曽孫二十三曰山壽處州稅務大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為之銘銘曰

光嶽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其學伊何維孔是師其道伊何維周是期標翰鑾坡龍騰鳳儀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潛

輝

瘞殤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三月二十三日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月十六日日既出而死生於慶元之慈溪故名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挈家附海舟還鄉里歷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頭角岐然聰明慧而厚重與羣兒嬉彼則競為挑達獨凝然坐不動客至輒迎揖入索茶酒舒舒徐徐也見者

咸謂陳氏有後予亦冀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
毋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於後夜寢苦次亦來同
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夭死死之日歛以小棺瘞屋
東邉塢上實平陽之金舟鄉咸通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為其然殤子果夭耶黄耇果壽
耶天也壽也同歸於盡而已又何足悲乎骨肉復於土
魂氣散何之也生為父子死竟何為也

愚翁墓誌銘

温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其先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後蕃衍在宋時擬科第致通顯者前後相接又多以儒名文學為鄉之冠紹興初錢唐主簿罔潭州監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貽書譏蕭侍郎振不當阿檜辭氣激烈竇慶間主簿之從孫任知横州從曽孫翼夫通判隆興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横州之從弟諱大齊學優而任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為碩儒生四子俱有聲場屋

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邁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遭宋革命文運未興齋志以殁有詩萬餘篇曰小懸集尤工駢麗語多為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為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先生次子後是為處士諱某字某為人質直不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居屋傍栽竹數百竿每與賓客奕碁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嘗曰竹我友也因自號為友竹云年若干以疾終於家且死謂其子

曰吾生勛業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莫我若也已吾死必以愚翁易我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没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温州路永嘉縣尉女一人適曽瑾孫男二人某某處士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於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於鳳林鄉鳳㚟之原世標來以銘為請嗚呼處士生簮纓士族浮沈於世不為聲利逐逐死而託其迹於愚豈真愚也哉要之所以為賢

乎銘曰

與竹為友清可則也以愚自名晦其迹也嗟乎處士類有德也鳳林之邱爰安宅也有考我銘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於至正二十年十月庚戌荼毗於至正二十一年正月之午遂以是日葬其舍利若骨於寺之東偏而塔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丈曇以逆川順公之狀來請曰凡葬浮圖氏有塔有銘

所以表其行業而昭勸後學若吾師之超詣功勤多可記者敢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姓周氏諱慧定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云禪師生於前至元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三十九年度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而為大慧慧七傳而為禪師禪師師鐵舟海海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果泝流尋源其有由來也逺矣禪師儒家子世為官族以其顯於釋也故畧而不施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幽昧繇智为
海也追宗騁軌轍有美厥嗣定維哲寶珠無纇鑑罔闕
生而有異死昭晰誕登彼岸證寂滅窮源本始自前烈
曰岐曰慧泒匪别後來繼者傚以法欲求其真視兹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壻邵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子惟生
一女妻炳及死炳為具其凡葬之事又為築廬墓側以
奉歲時祭祠炳懼其後世一旦廢之則死者目不瞑於

地下弗為銘以貽後將無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惟俾姓名傳亦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玆墓也其可無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某年及笄婦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潴林茂而腴藏也有穴祭也有廬是為倪母之墓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柳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柳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温之平陽宰清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警敏詳密清慎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於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為文尤長於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斂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棨時為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

十年所薫陶甚衆凡四方之來遊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茍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携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吾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温之戍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𦡱其酋嘗知吾必且浼已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者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始回城酋欵門求見先生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肴

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寧可以汚我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巴延布哈分司至温復請先生師郡學先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卧不出衣寛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絶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為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於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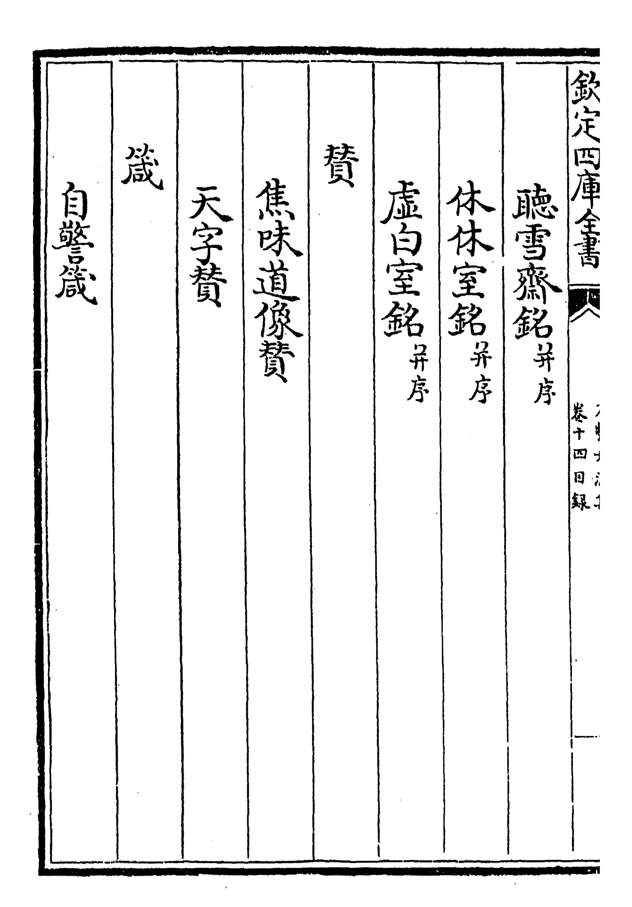
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接應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其守至老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為人使明日所為或有媿於心不若今日之死之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為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藁若干藏於家先生生於至元己丑九月卒於至正戊戌二月享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生三男果異集

焱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概以求名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目録

銘



贊

箴

跋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

元 陳高 撰

銘

三復齋銘并序

高君名其子尚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吉乎南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尚也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為之銘以告銘曰言之易矣踐之孔艱言之危矣

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實之匪存言之肆矣衆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實難謹言善行入徳之門

棲雲精舍銘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於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於墓左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葢西南之山吹臺最髙其上嘗有雲氣轇轕故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堂而居焉者豈徒愛吹臺之雲乎哉葢不

忘其母也不忘其母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必思所以顯其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反諸已焉而已耳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觀省而加勉焉

銘曰

吹臺之山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溶趾麓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叢木沃若有斧者封於山之陽依其

先塋陳母之藏陳母有子孝思弗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憩爰誦我詩爰讀我書敬親遺體永矢弗渝翳彼嘉樹曰松與檟秀色干霄雲蔭其下猗歟玆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廣學以成嗟陳氏子旦夕兢惕式顯其親令聞無斁

容膝軒銘

南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也永嘉陳高爲之銘曰翳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

雨禦燠寒後日以移土木繁世之愚徇奢欲乃高其廬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則寧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溢爰笈語載寢興吉祥萃止和且平體斯胖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陳高敬為之銘曰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於家君子之澤澤綿可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代濟厥美

訓其義方貽謀孫子藴久而發芳遠而彰迨禮部公碩大且臧曰匪予能教由祖考世世纘承學以為寶其學惟何讀書念兹伊尹吾志顔孟我師學而不世奕葉則殞孰克象賢勿替而引我繼我述無媿在兹嗟爾後嗣其敢有遺弓冶之良箕裘其繼矧兹學業無忘先世藏修有室刻銘於楣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軒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軒為之銘曰

良木之産梗梓松栢為屋為罷中於繩墨擁腫拳曲伊
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道隅彼櫨所堪斧斤爰伐用資
於人而已則折惟兹不材故以散名匠石勿顧乃全其
生不適於用不嬰於害無用之用其用為大我觀於物
道其在兹人不用我我且奚慚智巧辨慧剛勇利捷其
資其能鮮不蹪跲支離偃蹇踈愚顓蒙為世所罷悔吝
奚從犧牛文采不如泥滓龜靈鑽灼曷若曳尾有鄭樗
氏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窾兹一室詭名散木

蒙莊是師誰其桎梏以散見廢庶終天年與造物遊無為自然

聽雪齋銘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為言若於此而齋戒也四明應成立以聽雪名齋成之義惡乎在蓋澹泊之安者遠華靡之習雅素之尚者絕淫移之奸況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者有凍餒無聊之憂而富貴者惟宴酣歌舞之樂於斯時也燕坐乎一堂之中而獨以聽

雪為事非安澹泊而尚雅素者不能也以此而致其齋戒於以養心於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為之銘

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聽溺於淫中失其正絲竹之韻舉世所躭孰厭喧譁寂寞是甘霰雪之聲匪宮匪商孰兹其聽而廢塋簧惟彼好修勿慹於度愛嗜清幽愛葆冲素寘心端坐静而聽之儼兮若思澹乎無為有如聞韶乃忘肉味心齋之要庶其在是儆戒有道人鮮克知吾

作斯銘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并序

温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事於其子謝絶世紛於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東西為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休休室來徵予銘予問其休休之説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宙視光景之迅邁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役役未至於死則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豐其禄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知休也既富矣

而復思蓄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賤不安分而至慕乎貴乃汲汲於形勢之途則賤者不能休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於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長長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我觀古之達者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遥乎無為中心誠有慕焉我故休息於茲以終吾暮齒或有以世事相及者則應之以休休而已嗚呼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又愛其言有可以警乎世者故為銘曰

肖貌堪輿有生蠢蠢百歳駒隙倏忽而盡情蕩慾肆心役於形狥物展轉形亦靡寧擾擾熙熙蠅營狗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貴富貧賤鮮不有求就知止足未耄而休曰休斯休有劉芳氏曠焉達觀邈矣高址於利勿計於爵勿縻珠璧沙石軒冕塗泥莊周我師向平我友盤桓一室於世奚取寒螽蟄穴宵禽息巢休休無營永逸勿勞

虛白室銘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樓禪之所也莊周氏曰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搆乎曰虛曰白又豈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静静極而明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於此則其於道也幾矣銘曰

室之虛就室我廬室之白不昏以墨白以虛生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我之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是其好古而尚志者耶懷瑾握瑜而將為用於世者耶内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辨實而求益美而不衒夫是之謂焦案

天字贊

俞子以天字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為大而孰為細耶以我心觀之則

天之於人也其猶囿於匡廓之間也李存子既以爲之說矣陳髙復推其意而賛之曰蒼蒼然其窅冥者夫孰擴而闊耶眇眇乎而有生者伊孰梏其形耶恍兮惚兮孰小而大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之中廓乎太虚

箴

自警箴

義理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懼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

當喜聞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武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以進脩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豈遠而學焉可至自明而誠於兹從事曰惟明誠先

哲所示子既有聞敢不自厲曷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知曷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充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途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搆就獄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引對於寃夫之前且宣身為臺臣義不受辱即

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實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冦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偽爵者往往有之或不幸死卒為亂兵所斃鮮聞有伏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中丞言事被誣搆尚不肯就獄吏對詞慷慨引決視死如歸況肯偷生苟免失身於賊耶嗚呼死生之於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為臺臣以屈膝辨訟為恥而今之屈膝以事賊者曾不以為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

感焉

顧丈主簿上蕭侍郎書䟦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復千數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勿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禄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為侍從同里

人氏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得施也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慼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暨今奸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奸臣執柄於不同乎已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

意賢者既出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王荆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義不合巳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已之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嗚呼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為世戒既不及見録幸其五世孫仲明能表章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又將刻之石庶幾有以垂不朽焉仲明亦可謂賢孫也巳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片紙遺幅人爭寶之而流落在人間者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迹此後蓋不易得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得意之書尤可寶也

冨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冨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絶聞見録亦載鄭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絶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

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手書也白云向捧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意勤懇出於至誠且曰終為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為鄭公與魏公絶者豈其言乎按神宗即位魏公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書稱司徒判府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為世楷則若使富以私憾絶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為盛德累哉昔人紀録葢難盡信大抵類此

此書之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辨之者叅政𠪚公得此帖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為之題其後云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為築臺而禮之作史者列之傳紀以為美談今觀諸公所贈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後乃托迹於老子法中以詩文顯著獲召至京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清之以

貨殖見重於時君者有逕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嫠婦其志節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表者況士大夫乎展翫再三為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帖

天台鮑君錫璥為行樞密分院斷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為本於是太常陳君顁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

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葢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為利之所動不能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為私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難能而古今之論吏治者必以是為尚也鮑叔輔桓公名著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跂美前人聲聞

日章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於子也生之愛之其爲恩也大矣君子念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焉斯可矣是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爲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焉是不忍於親之死而思報其親也雖然親既往矣

容色不接於吾之目矣聲音不聞於我之耳矣人子之思不能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因天時之運而警於隂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焉履霜露而悽愴焉雨露濡於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可得而求也霜露降於秋隂之歛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於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葢有所不忍言也已而於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依之也潔其几筵則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

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所以交於神明而盡其情者於是為至由是而繹焉則著存於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瑜與瑞也墓以葬其母而屋於墓之側為時節展省而春祀之所名曰春濡其不忍於死其親而能盡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葢有親死而不與於衰麻哭泣之哀者矣又況於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得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文而歌之詩也予故為之書於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鵰嶴或居步廊或居新城然惟步廊為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恩澤資叙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況自若晉天福間遷居於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於今蕃衍豐殖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落者為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

僖宗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莆田居莆田者六世而爲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爲宋名臣居平陽者十世而爲光禄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寧宗功業顯著於時苟非先世積德深厚何以能致光顯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昌熾實食端明光禄之報也古今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禄之六世孫彦忠讀書好善而於族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

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我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攷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世昆哉若彦忠之用心抑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爲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籍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爲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焉可以逃君子之譏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

不得紀載簡册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推原夫祖澤之所自亦不可得是豈其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舜言於羅氏譜牒之後悉録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殁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用心之忠且厚可謂至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為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讀書有文其所以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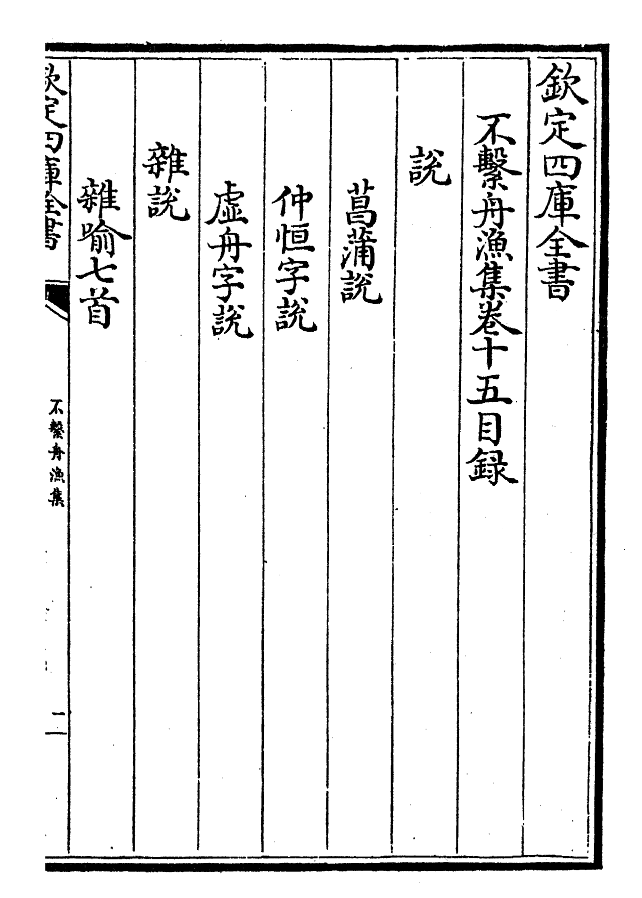
厥宗者既在乎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寧不有望乎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已哉

孝丐傳跋

鄭公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而悲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於行乞寒餓跛瞽癃疾彼冒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於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禄顯榮若將終其身焉安在而為

福善禍淫乎嗚呼世道之偷薄葢已無足論而天道之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目録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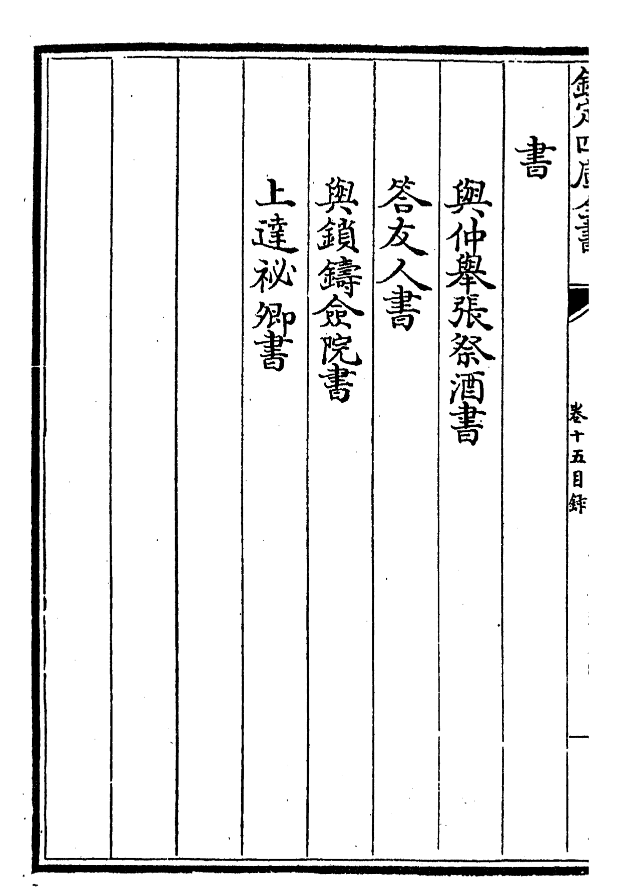
菖蒲說

仲恒字說

虚舟字說

雜說

雜喻七首



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

元 陳髙 撰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於石上而葉纖緑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大率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為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為蒲是乃眩其同不知其實不

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汙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惡乎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説

仲恒字説

吳氏子性冠筮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其説書云若有恒性昔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畀乎我不以知贏不以庸乏斯其恒也非斁是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

子之為聖人君子無他為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於人而拂於天偽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修而可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存否所由繫也聖愚賢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清性之恒也物汨之學焉而斯復嗚呼子盍順乎其所以為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得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

得而聞歟予應之曰子獨不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遊遏沈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洩海也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説矣是故實其中而能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揚自然之帆擊不爭之楫以玄為篙以靜為舵而遊於寂寞之濱無為之海不知子其能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則老子法中將見其有異人出矣

雜喻七首

魪鰈之行也不比不行鶼鶼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魪鰈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鶼鶼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託之蝦以為之目焉若夫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為全人其為目與翼也大矣寧虧其行而勿求其輔於友者不亦蔽甚矣乎

翟之殪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殛也以其齒之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魚之取於人也必其肉之可以充滋味實口腹也若夫無翟之羽無象之齒無虎豹之皮以至鳥獸魚蟲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實口腹而不免其生者將必有害於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之術亦惟審於是而已不為利汩不為物害則何犯禍難之有蝍蛆甘帶帶食鼃鼃啗蝍蛆也之三物者之相與處也苟有先朶其頤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已

故先欲而動則其害隨之而况於人之先利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

水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葢味甘而有大毒吳人嗜之中其毒以死者歲相望也而莫之戒故味之甘者毒於人之身言之甘者毒於人之口是故孔子惡佞

鼠虫之微者也而蠹夫物焉人之見之葢無不欲斃之也聞其聲未有不憤而叱瞠而眡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其色矣彼且以為孽貪以賈怒者

非人而鼠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毋若鼠之爲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而鬬而死之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爲挺執焉而呼曰虎來前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而又合而折其右足以死虎惟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其所恃而斃於人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

也孰不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為麟也知其為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於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廿一日門生陳髙頓首百拜奉書於祭酒先生閤下甲午歳先生主丈衡辱不以高之愚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即隨隊南還曽弗獲少侍燕閒親炙誨論繼以兵革日用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

於左右其負罪可勝言哉髙性直而謀疎學膚而才拙不能與世俯仰往者備員四明絜身奉職惟恐獲戾於民以玷名教而無以報閤下甄録期望之意遭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十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羈縶因自號為不繫舟漁初非敢為髙也揣已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閤下倘取其意而畧其迂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説俾得以稱

其名焉幸甚幸甚參政危公不敢以書請願假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坊者王承福托韓子之傳而名垂於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可與坊者比數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京師干請於名公鉅卿非獻陳籌策以匡時則衒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為事亦何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忱悚伏惟照察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聯篇疊疊數百言辭嚴而奇意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交錯若鶩湍之奔激若崕石之峭露又若蛟蜃之騰摶而左右前後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為文至此夫豈高所跂望而及而來書詞稱乃反過情褒許豈其然乎且高烏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非師授而得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為學初而求之古人之言則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窅乎其深而已耳渺渺乎其浩蕩而已耳而不知所以高所以深

所以浩蕩也則雖欲强措一詞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悱奮勵虛此之心逆彼之志則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始若髣髴有以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摛翰染墨勉强於措辭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於能言之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爲猶前日也尚復能進乎思欲大肆吾力於其中而未有暇焉者辟吾之於文猶見周道之坦夷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耶若高者烏足以論文今足下之文已至矣而足下之

才宜不止此於是而又峻其峯道其流揚其波以求至乎高深浩蕩之域豈易量也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舟行不日可到一來慰我岑寂否髙再拜

與索珠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内外之臣有能提卒總戎出竒制勝以為王室之干城四郊之保障者葢不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武之略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為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

夸使當世之人知夫為將帥者必說詩書而敦禮樂不專出於猛夫悍卒也其為吾黨之光榮何如哉高惟鷟庸臥病田里處土遐僻聞之喜躍中夜不寐私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賊何患不滅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所進焉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者有出人之志而不自用有蓋世之勛而不自矜事上則翼翼小心處己則惴惴然如有失此所以勒銘於鼎彝而流聲於竹帛也閣下勉之期望之深故輒陳鄙

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祕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於先生閣下夫物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人之相孚又奚俟於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之下風有年於兹矣雖未嘗一交面接目而心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辭其言乎高嘗以為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係夫

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
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非無其人也有
其人而不為文章之司命或為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
故而莫之變焉此文氣所以日卑下而其勢固不能以
振起也凡今世之為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
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問鬬侈靡寖寖焉競取於萎薾
頹隋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
古所未有沖原之氣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觀人文

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歟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氣之不振也若此非無其人為之倡歟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責哉天下之好尚視上之趨而何如耳又況於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為此去為彼耶設有以太史公賈生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於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

文章猶時時有渾樸敦龎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儒先知所以造就之故也假設其轉而試於今亦必藐焉不為主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盛而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髙之不才而病此也益久然往往出已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耳詆譏耳甚者憎怒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所習以干於時而求升斗以為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不見信於人亦何足以恤而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於主文章之司

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字無聞言不足為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我投衹取嗤笑詆譏憎怒而唾罵焉而已矣是以喋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為一宣布之也伏惟閣下抱雋才負實學擢於巍科躋於膴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譽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唱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於閣下故高敢以其說進焉以為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能以此為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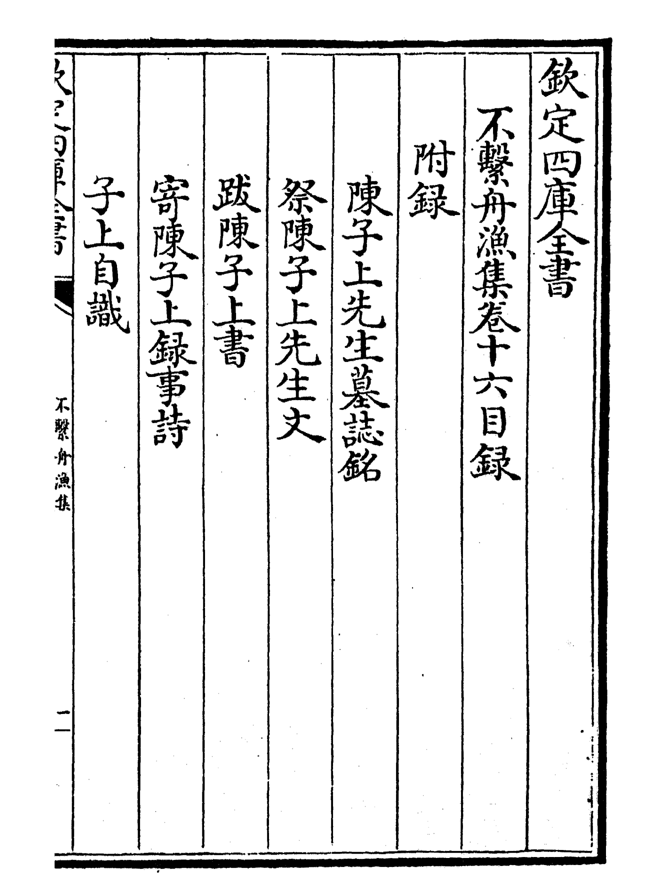
也特以悲世之戚而文之畀懷其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貴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故問之疑以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獻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華前代之獘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二三主司焉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要其文皆必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

人矣若徒以抽黄對白之為工柔筋弱骨之為美綴舊聞習成説之為華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子後生口乳臭齒齠齓者舉能為之而由以進而豪傑之士抱磊碕負奇屈者惡從以得哉今試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文必欲其理明而辭確議論有餘格律高古曲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華偶儷之習如是焉而取反是焉則退而黜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以售决也作養當代之人才振起當代之文氣一變

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而文卑俛俛焉驅逐於鄉貢進士之班列者於今秋為再矣其得失是有命焉高之愚尚何敢望焉區區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於吾身親得見之則雖退伏田野黷黷然終其身無復聲光之聞於人亦且慊然以無恨矣或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乃非所言而言寧免獲戾於君子乎高竊以為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而天下之公器耳又況

閤下之志與吾同者哉必且不吾罪而唯吾聽矣冒瀆
尊嚴下情不勝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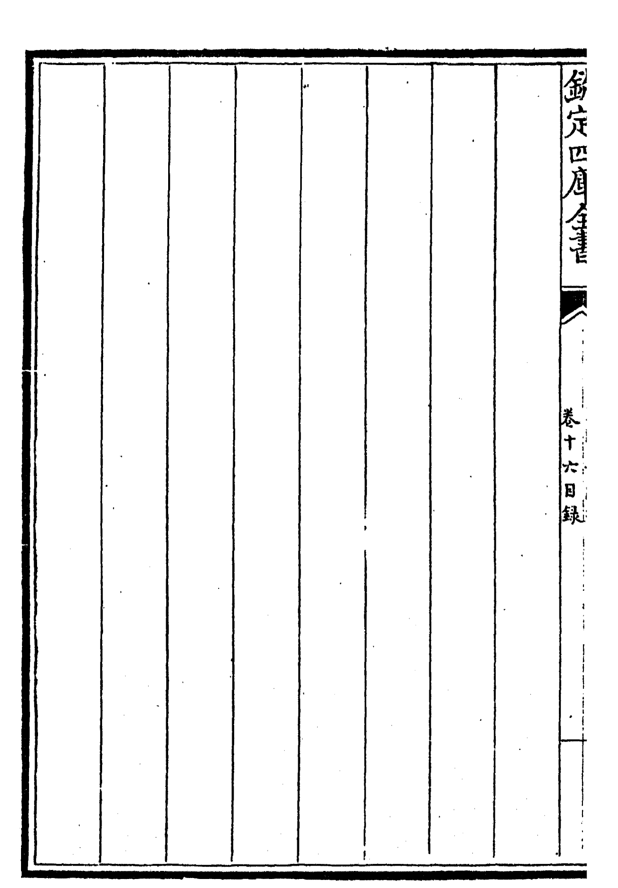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不繫舟漁集卷十六目録

附録



不繫舟漁集卷十六

附録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汯伯防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録事明敏剛决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

溪縣尹亦不起方民善與平陽周從道搆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盖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走中州夏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强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

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也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為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已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

非不足於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遯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前人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志乎進古之作彿彿乎疾今之為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於當時任錄事於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遯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

而我違念頹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戎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而已為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樂石之日進竟推謝而勿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怳怳而何依嗚呼先生狷有似於仲連清有慕於伯夷法還固以為文祖漢魏以為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降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

於金石或見及於文詞共再拜而叟酹用致奠於靈輀

跋陳子上書　　　眉山蘇伯衡

嗚呼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

可不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復元書未嘗不嘆其於輕重也明其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嗚呼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於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念讀此

二書愈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嗚呼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殞身忘家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

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非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為曲調護之爾嗚呼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真賢矣哉

寄陳子上録事詩

金華胡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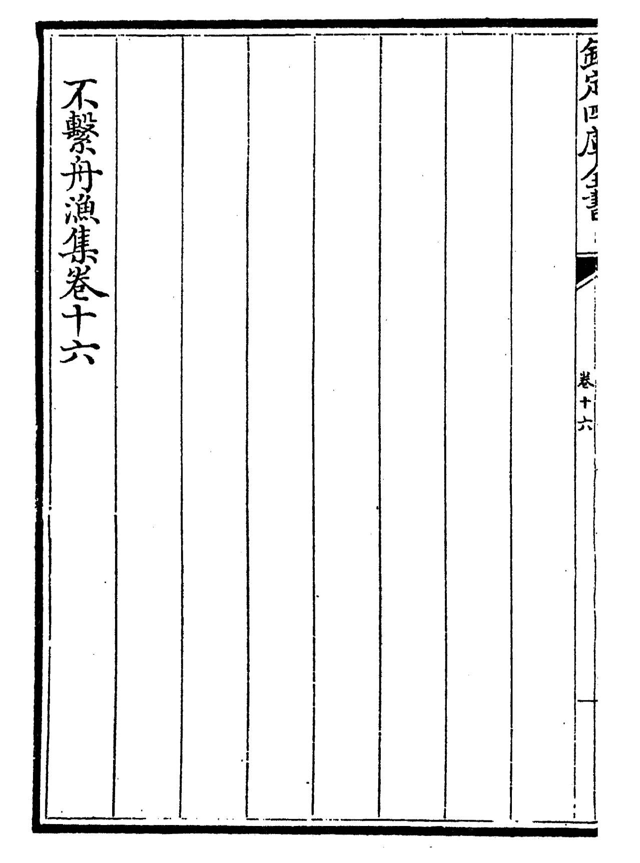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嘆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

欲焉托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復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闕　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迍邅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

已八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雖此變間關遁逃非有所為也求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册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録之其妍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二月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十六